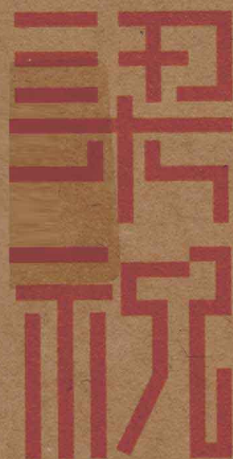


由此进入鄞州文学探求与人文赏读



盐粮悲歌

冬梅

塔莎的逍遥乐土

2011年纪事

山里人越冬

悠悠狮山话古今

2012年第2期 总第53期

梁祝

由此进入鄞州文学探求与人文赏读

顾问 / 王海娟 沈剑波 金学种 周时奋 李建树 周静书 朱国富 施孝峰

主编 / 徐剑飞

副主编 / 卢小东 葛姬华

编委 / 叶敏 史久阳 成风 沈珈如 吴琼文 陈勇 何龙达 余峰

胡杰 赵嫣萍 钱德祥 钱利娜

常务理事单位 / 鄞州区供电局 鄞州国税局 邱隘镇政府

主办 /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品 / 《梁祝》杂志社

责任编辑 / 成风

版面设计 / SOUND 宝

出版日期 / 2012年6月5日

地址 /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鄞州区文联《梁祝》编辑部

邮编 / 315100

电话 / 0574-87525335 87525337

邮箱 / zhuyingtai238@tom.com

制版 / 宁波正平印务有限公司

本地写手

沈小宝

盐粮悲歌（上） / 003

盐粮悲歌（下） / 080

新新叙述

汪仰短篇小说两题 / 汪仰 / 027

冬梅 / 欧邦 / 035

行行吟吟

塔莎的逍遥乐土 / 赵嫣萍 / 051

翠姨 / 邵亚波 / 054

土炕洋歌（三章） / 戴晓林 / 057

蝶恋诗

亲爱的，请给我—— 高丽娜 / 063

2011年纪事（组诗） / 张连文 / 064

今夜写满了欢乐（组诗） / 韩忠 / 066

董地风

山里人越冬 / 陈济开 / 图 / 文 / 068

人文地标

悠悠狮山话古今 / 鲍仁勉 / 075

养眼作品

成风摄影作品 / 017 / 032 / 043 / 090 / 101

征稿启事

《人民文学·鄞州特刊》征稿启事 / 059



沈小宝，鄞州人。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短篇小说《小东当民兵》，刊于《解放军报》副刊；科普小说《甲胺磷分子的对话》刊于《浙江科技报》；长篇神话小说《百步神剑传奇》（宁波出版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在鄞县》（三卷本。宁波出版社出版）等。

盐粮悲歌（上）

第一章

那一年，新知县德竹楼到鄞县上任。接过县治大印，移交典籍名册，巡视关防要隘，掌控人物财等大权之后，就忙于筹划谋取钱财的门路了。

德知县与上任时伴带而来的师爷刁万能对照着县署户籍花名册中的泛泛民众，进行了三六九等的分析与排摸，将那些地方富户、豪绅地主，乡保甲长，与社会名流等有财有势、有头有脸的权贵人物一一挑了出来，记入了另册。然后，由刁万能师爷出面，专邀这些已被记入另册的人物前来面谈。对那些家境殷实，财富雄厚，家住在城中或近郊的，德知县还抽出时间登门造访。从表象上看，德知县刚上任的这段时间里，十分的勤政亲民，事实上，德知县在接见来人及上门造访之时，寒暄一阵，便会转入“初到鄞县，各事待办，花销较大，资金欠缺”等等敏感话题。听者也就心有所悟，知晓县官大人要什么了。

未过多久，新来的知县大人见钱眼开，捞钱迫切的信息已在私下里传开。一些迫切需要接近官场的不良之徒，正愁找不到苍蝇下蛆之处，一获知如此重要信息，如蝇逐臭，提着用作敲门砖的钱财很快找上门来。至于被专邀前来面见的社会头面人物，为利于日后办事寻求方便，或是得到提携与关照，也开始携带着钱两银票以作进见礼来了。

上任一个多月过去了，被记入另册可供面见以索要钱财的人员也已接见了大半。德知县虽然日日每有进项，粗算一下也已经得到了数千银两，但他还是嫌银钱来得不快，日渐心生烦躁。

这一日，又听刁师爷进来禀报，说是有两个监生前来相见。这两个监生一个名为周祥千，一个名为李芝英。刁师爷又说此两人从外观上粗看，身上未带贡奉。但因监生身份特殊，刁师爷说自己不便擅自作主拦阻，是否面见还请大人定夺。

德大人听了禀报之后立时怔思起来。他想来人身上既然未带有贡奉，那岂不白白浪费时间。然而，来人是监生，身上有不少谜底和潜力的，因而不能以常人对待的方式来处之。再者，之前也有过面见时允诺，事后兑现大笔进项的。德大人觉得监生对官场上盛行的一套礼数总不会不知吧，就吩咐刁师爷，一面向衙内主管户籍胥员处查询，着速搞清此两监生的现状，立时禀报；一面令门外等候的周祥千与李芝英两人中，先放一人进来。

先进来的是监生周祥千。

周祥千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身材修长，恢弘超脱；德大人漫谈中又了解到周祥千乃是从学子“童生”起始，经过州县“院试”考试，成为秀才后才进入国子监求读而成为监生的。这一监生，是有真才实学的贡生，顿感此人是个极不简单的人才。

谈吐之间，德大人感到周监生对上一任离任知县的职守业绩多有微词，对征粮赋税之事颇多想法，话语间似有一股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耿直禀性，极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但德大人又觉得此人知识渊博，识见较高，说事清晰，谈理准确，又知道了他有亲戚曾任山东一地知县，其本人也曾在那知县的署中住过一段时间，深知县署仪礼及行事规则，也就不得不将他另眼看待。

一会儿，听从吩咐前去了解底细的刁师爷悄然进来，递上了一张纸片。一瞥之后，德大人的面色立时晴转阴雨。他获知周祥千虽德才兼备，满腹经纶；又具有监生身份，有资格步入仕途。但因官宦中无人提携，仕途不佳；又因家道衰落，更因其任山东知县职的亲戚也已卸任，无能仗依。在国子监求学和在三科以上

会试不中之后，又因故错过了六年一遇的“大挑”选官时机，未能进入到官员行列，被迫回到了家乡周韩村。现以裁缝为业，以度生计。这位周监生个性耿直，对县署及上一任官员极为不尊，常出言不逊；又喜与村野刁民混在一起，是个民间刺头似的人物。

于是乎，还在满脸堆笑、友善交谈的德大人立时沉下脸来，以有要事急处为由，二话不说，将一脸惊讶的监生周祥千即时送出了室门。

这一接见，使德知县多日的烦躁，再度升发出来。因而对门外等候的另一监生李芝英，就没有兴趣再面见了。

德知县双手捧颊，垂低头颅，似昏似倦，似迷似眠，坐靠在椅桌背上。就在这时，善于揣摩心思，十分了解德知县性情的师爷刁万能，脸呈喜色，怀抱着百两足色纹银，笑吟吟地又从门外走了进来。

听到有人进来打扰自己、正待发威训斥的德知县，一抬头见到了进来的刁师爷，又看到了其怀中所抱着的沉甸甸的银子，也就改恼怒为欢心了。

刁师爷来到德知县身边之后，将那怀中抱着的纹银，边逐锭堆放在德知县面前的桌上，边欢欣地说道：“大人啊，这足色纹银是一百两，您道是谁送的，猜不到吧，这是前来相见的汪员外带来的礼赠。”

说到此后，那刁师爷更是脸布喜色，笑吟吟地介绍着：“汪员外是阳堂乡境内的五乡硬人，在城内各处开设盐铺从事官盐买卖的盐商。他有一个儿子也已得科名，其儿子的房师正好在本府内为官。”

话到此处，刁师爷诡异地望了一下德知县，故意地拿话问道：“大人啊，这个汪员外已在门外等候，是不是予以一见呢？”

“快请！快请！”德知县早已将烦躁情绪丢到了九霄云外，边将桌面上的银两抓起藏匿到抽屉暗处，边十分欢愉地吩咐刁万能。

汪员外绰号为汪百万。此人生得獐头鼠目，眼露凶光，个体矮胖，形象不佳。德知县抛开了知县大人的架子，态度诚恳，语色温和地表示，十分感谢汪员外对自己刚到县署日常经费不足所给予的支持。

而汪百万凭着财大气粗和刚送的银子，在

新来的知县大人面前，倒也说话大大咧咧，少有矜持拘束。

坐下不久，汪百万喝了几口刁师爷奉上的
一杯泡有精制香茗的茶水，随之就朗声说道：
“大人，小人送的那点儿银两对县署开张来
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是小人应该做的，
大人不必记挂在心。”

言到此处，汪百万故意地停了一下，望了
望德知县。他见德知县此时脸布喜色，心情甚
好，又胆大地说了下去：“大人，恕小人直言
奉告，大人所来到鄞县之地，实是一块极其
富庶之地，遍布着财源滚滚的潜力，若是大人
能加以重视和开发，何愁经费不足而要依靠捐
助的几个区区小钱……”

说到这里，汪百万又卖关子地停了下来。
他知道对于这一急欲敛财的知县大人而言，这
几句话语是足以打动他的。接下来的事不应该
由自己先说，而是应让知县大人来向自己请
教。

果不其然，汪百万的话语刚落，德知县就
顿感精神亢奋，目光如炬，心急地接了上来说
道：“汪员外，此话怎讲？想必是你有良策在
胸，快告之本大人知晓。”

汪百万见此情景，就已清楚这一新来的知
县大人已进入自己的套路，自己这次前来的目
的已达到了。

此时，汪百万感到一阵狂喜在心底里袭
来，但他还是装着一副平静的口气说道：“大
人，您可知当年乾隆帝老皇上数次巡游江南各
地，那流水般的花钱出处在何方？”汪百万未
待德知县回说，又接下去说道：“想大人也是
知晓，那时将乾隆帝老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的
并不是巡游地的官员，而是巡游地的商人。确
切地说，为乾隆帝老皇上效劳，且深得乾隆帝
老皇上的欢欣和多次得到上谕嘉奖的，也多是
些当地专营食盐买卖的盐商。”

德知县想不到这一位竟然自送话题上门，
让自己公然索贿提供了一个自然而顺畅的说
法。也就在欣喜之下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狮子
大开口起来：“这么说来，凡是盐商均是家
财过盈，富得流油。那么，汪员外家也开有盐
铺，当属盐商之列，家中的财富已经多得难以
计数了。若是这样的话，汪员外何不再多拿出
个百万金、千万银来，以使本大人在任上也能

为所在的鄞县百姓多办些实事呢。”

汪百万闻言，微微一笑，随之说道：“大
人说得也是，从常理说，大凡盐商，虽有大小
之分，多富少富之别，但干这一行，均能赚到
钱。然而，大人有所不知，这是从全国大范围
而言，个别地区却并非如此……”

汪百万见谋划已初见成效，就抓住这一
有利时机，顺着刚才的话题，加紧说了下去：

“大人啊，此地位居海边，与大人家乡的安徽
境内不同。虽说是有盐法规定，各地均严禁买
卖私盐。可是我地却是例外，对一些私盐贩子
是任其所为，撒手不管的。因而，在这里开盐
铺的，其收入还不如那些担挑背负的私盐贩子
呢！”

说话中，汪百万见德知县一时脸露不悦
之色，为表明自己不是在搪塞，又加紧说道：

“大人啊，不是小人在叹苦经，更不是小人怕
露富。小人所说的话，都是实情呵。”

为使德知县对自己所说的话语不再犯疑，
汪百万又详说道：“大人也是知晓，凡是盐商
所开的盐铺，不仅须经官家特许，而且还须得
从政府的手里拿到‘盐引’票据后方可从事运
输销卖。而官家的特许，尤其是‘盐引’票据
的取得，均是要花大钱的。而私盐贩子则没有
这些限制和负担。因而，从销售价格上来看，
盐商是争不过私盐贩子的……”

“汪员外啊，你不用再说下去了，也别再
耍小聪明了。你的心思本大人已是明了。其实
啊，你何不干脆挑明直说，请本大人按照大清
律例中盐法之规定，替你禁了私盐买卖。”德
知县也非是庸人，他在汪百万的话中已听明内
中之意，见汪百万仍说个不停，就打断话语，
不耐烦地训说起来。

“大人教训得好，小人在此领罪了。”
汪百万虽然如此说着，他的话语还是没有停
下来。他放低了音调，深怕隔墙有耳地轻声说
道：“大人啊，小人在此还要多啰嗦几句，若
是大人帮小人禁了私盐买卖，小人在食盐买卖
中多出来的盈利部分，将会拿出大半前来孝敬
大人您的。”说到此时，又将身子倾了倾，向
德知县处靠了靠，用两人间能听清的语声，既
是表白又是奉承地讨好：“请大人放心，小人
决不食言。也可以这么说吧，日后小人所开办
的盐铺内也有大人的份，大人尽管放心来取银

钱好了。”

汪百万虽然口中极为爽朗地说着，心中早已打下了埋伏。那“食盐买卖中多出来的盈利部分”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含糊说法。他想日后若是真的要给德知县拿钱，计算盈余时，说多说少还不是全凭着自己说了算，眼下先开这么一个大口，说说漂亮话。

德知县虽然也察觉汪百万的不可信之处，但他还是觉得，按照《大清律例·盐法》之规定，作为一个拥有知县大人职责的官员来说，在辖区内禁禁私盐买卖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汪员外这一孝敬说法已经出口，日后自己是不难搞到好处的。

德知县窃窃自喜，故而汪百万话语停下之后，德知县也就故作高声地说道：“汪员外啊，严格执行朝廷律法规定，严禁私盐买卖，这是本县署、本大人的任职所在呵。没有你说，本县署也是要严禁的。”

话到此处，德知县故意地停了一下，拿眼逼视着汪百万，也以两人间能听清的音调，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样吧，汪员外，咱俩之间的约定就按你刚才说的定了。现本知县有话在前，到时本大人可是要向你拿银子的。”说了这些，德知县似乎感到说得太直露。又想了想后掩饰着说道：“不过，这里可要说清楚，这拿来的银子并不是供本大人私用的。你可要知道，县署家大业多，开销巨大，再加上本大人上任之际也得办些实事实来利民，这些均是要有大钱来支撑的。”

“明白，明白，小人心中是极为明白的。”汪百万明知德知县是在做了婊子还想树牌坊，还是不予点破，献着媚态地说道。

第二章

德知县真的以县署名义颁布了一项新的盐业修改令。

其政令规定，凡鄞县东乡民众所需用的食盐，必须到官方指定的盐铺去购买，违者按食私盐者定罪；并明确规定，不准个人挑运贩卖食盐，违者以拘禁或作罚款处理。

初看之下，德知县推出颁布的这项政令，与《大清律例·盐法》中的规定相比，并不严

厉。《大清律例·盐法》中规定严禁买卖私盐；并规定卖私盐者发配充军二千里；买私盐者杖一百。那么，德知县以县署的名义既然禁了私盐买卖，又为何不按照《大清律例·盐法》中的规定，将违者处罚标准定得更严厉些？另外，新政令又为何要专门针对东乡民众而不是对全县民众呢？

鄞县东乡一带位于直通东海大洋的象山港畔，自宋以来就盛产食盐，清朝以来，盐政税赋制度定了“在城领商引，在乡曰肩引”的盐政政令。所谓“商引”，即商人的开设盐铺店领地处；“肩引”，则是规定肩贩可贩运买卖食盐之区域。但对靠近产盐区东乡一带，官府却另有补充条款，允许东乡范围内的“肩贩”和“坐贾”，可同时进行运盐、贩盐和卖盐活动。也就是说，在规定的地界内是允许“肩贩”肩挑盐担到村落民居各地去叫卖，同时也允许“坐贾”开店。故而居住在东乡的贫难小民中，也有不少人因无地无业而成为了小盐贩。其中有的家庭操此业已是祖代相传，谋生年久。

按理说，这种利于百姓民众、网开一面的规定已延续年久，德大人怎会来一个全盘的反和更改呢？

先说汪百万吧。东乡之地是个人口稠密，百业兴旺之地。汪百万很简单，就为垄断这一大片农村市场。在他眼中，只要能赚到大钱，没有事不敢干的，又加上儿子刚巧得了科名，儿子的房师也正在府内为官，就有地方官员可依仗，那怎不为之搏？

那些衙门内官胥吏员们深知盐业新令会引起民众极大不满，但德大人在推出时，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仅与刁师爷及盐商汪百万秘密商定。德大人不打算事先让他们知晓。担心人多嘴杂，导致政令修改胎死腹中。当然这些官胥吏员们都知晓县治内是知县大人说话算数的，故而，盐业修改令颁出之后，除个别私下通过相关渠道越级向上峰反映情况外，是没人公开反对的。

德知县作出盐业政令变动决不是一时冲动之举，他觉得这一政令的变动，此时推出正逢其时。新政令虽不合百姓们的心意，但是能堵住税收的漏洞，符合朝廷“部案”所规定内容的。所以一旦推出并实施，说不定还可以将

此作为一项任职政绩去向上司禀报请功呢。再加上与汪百万的私约中可取得的贡银收入，无论怎么看，均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与途径。至于地方上的小百姓嘛，只要拿出《大清律例·盐法》条例中所规定的说法来，谅再有想法，再多意见，谁能有多大胆量来敢非议？

旧历四月，盐商汪百万在原属小盐贩们的“肩引”之地上，五乡硇街区又新开张了一家盐铺店。汪记盐铺店挂出的食盐售价，虽比城内的食盐卖价每斤33文钱还便宜了3文钱，但因五乡硇地区历来属于小盐贩们的“肩引”之地，小盐贩们挑卖食盐的售价每斤不超过20文钱，故而，每斤食盐30文钱的售价难以被当地民众接受。

新开张的汪记盐铺店在挂红绸、放鞭炮，响锣鼓，分喜糖，热热闹闹地忙碌了一番之后的日子里，却是门可罗雀，少见有顾客。

那一日，盐铺店主管因生意十分清淡而感到焦虑不安，便派出伙计去村落民居中了解情况，结果发现了石山弄村盐贩俞能贵仍在街头巷尾偷卖。这还了得！盐铺店主管一声令下，带着伙计，又邀上了帮理店铺生意的地痞几人前去干涉。

此时，俞能贵正将盐担摆放在一条偏静的巷弄中叫卖。

盐铺店主管领着手下人员，在街巷处一转弯，就一眼瞧见了有人正围在俞能贵的盐摊前秤买。

见此情景，那主管人物就当即吩咐手下人员，前去抢夺俞能贵的盐摊担，自己则大声叱喝民众不准买卖私盐，又在驱赶声中亲自上前，去抢夺俞能贵手中的秤秤。

俞能贵生得五大三粗，身材结实，长年风吹日晒，汗爬雨淋，奔村落、走田野，依靠挑着盐担奔走谋生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一副魁梧身材，还学到了几手防身用的好拳脚。

县署新盐业政令下发之后，俞能贵受够了官府巡丁人员的刁难与拘禁之气，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已有不少次了，因而也就没有显得十分的惊慌。再加上俞能贵在抬头一瞥之下，发现来人并不是县署派出的巡丁，像是此地新开的汪记盐铺店的主管与伙计，故而俞能贵没有像碰上巡丁那样，一闻动响就立时挑上盐担逃路，而是想与来人作番论说，发泄一下自己久

已压抑在心中的恼怒之气。

俞能贵没有想到那盐铺店主管竟然会在驱逐民众买盐的同时，一上来就径直抢夺手中的秤称。那秤称是商贩的象征，也是俞能贵家祖传下来的谋生工具，俞能贵将此秤称之物视之为宝，怎会让盐铺店主管轻易抢夺去。瞬间惊醒过来的俞能贵劲手一反捏，那盐铺店主管的手腕处就顿感一阵痛楚袭来，不得不松开了捏住秤杆之手。

俞能贵将秤杆反夺之后，就用左手握秤称藏于身侧，又用右手发出劲力，一个强劲反推，将那主管推得倒退几步后翻跌倒地，头上戴着的瓜皮帽也滚到了一边。慌得几个跟随而来的地痞人物边拦阻俞能贵，边将他扶起身来。

此时，俞能贵的两大筐盐箩，已被那盐铺店雇用的伙计抢夺在手，并扛抬着朝盐铺店方向一路跑去。

俞能贵见此情景立时火冒三丈。他随手操起青木扁担，提着秤称和钱袋，紧紧追赶起来。

这一路，惊动了周边的民众。闻讯前来观看、参与、跟跑的人群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待来到盐铺店时，围聚的人群已有数百人之多。这些来人中多是些看热闹、观事态、议长短之人，但因事端出自村民中人人关心、户户有涉的食盐买卖，故人心多在为俞能贵抱打不平。

盐铺店门前，仗着人多势大的店铺主管吩咐手下伙计，将俞能贵力挡在门外。

随着门外人群的不断增多，以及人群中七嘴八舌一边倒的议论声起，店铺内的伙计们早已被惊得不敢说话了。邀来帮理盐铺生意的地痞几人，也因多是村内及附近村落之人，见门外站着的熟人较多，一时也不敢撒野逞凶；更见众怒难犯，均也自息了蛮劲，相互间暗使眼色，作着一避了之的打算。

“阿拉地方祖祖辈辈买的是肩挑盐，咋一下子不叫肩贩来卖了！”

“叫阿拉买官定高价盐，这是骗百姓的钱，喝百姓的血呵。”

“这家是黑店，否则咋会定出介高的盐价来。”

“砸了它！这家强盗店！”

众人的呐喊助威声中，挡在门边的俞能贵在极端恼怒和万分激愤之下，举起了手中的青木扁担，猛地一下，重重地砸在门上方悬挂着的“汪记盐铺店”的门匾上。随着一声“砰”的裂开脆响，这块刚挂上没有几天的金字牌匾，霎时一击两碎，在“咣当”声中掉在了门前的石板地上。

紧接着，俞能贵在众人大声叫好的助威声中，迈步踏过碎裂的店铺牌匾，领着众人涌进了汪记盐铺店内。

那盐铺店的主管与伙计，腿短的被人群围住，逼入墙角，难以脱身；腿长的则见势不妙，从后门逃走了。

进店铺后，俞能贵在众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被抢夺走的两箩盐筐，结好箩绳扣子，扁担一穿，挑起盐担，走出店门去了。

此时，跟涌进店铺的恼怒人群，乘机发泄起来，仗着人多，你一下，我一敲地在乱中砸起店铺来。未及多时，那装饰一新开门没有几天的汪记盐铺店，就被砸毁得门倒窗裂，柜塌桌破，店铺内的盐类货物也随之被盗抢一空。

闻声后的汪百万气急败坏，急赶到县署向德知县告状。

德知县闻报后本想立即调动衙役和巡丁去捉拿俞能贵，然而再三思虑，还是决定暂时不去抓捕。

德知县了解到，此事是盐铺店主管领人抢夺盐担在先，导致了众人进店砸了盐铺。他担心捉拿俞能贵的话，会增大民愤，使自己被动。

德知县与刁师爷经过谋划，又想出了一个变通方法来：以县署的名义作出一条新的补充政令，规定肩挑盐贩可以与盐铺店同地存在，但需得交纳足额盐税后方可进行食盐买卖。德知县觉得，如此一来，无论是从安抚民心上看，还是从照顾原有的俗成而言，均说得过去。

此规定出台之后，百姓们虽因小盐贩们需缴税而使食盐的售价有了提高，但因国法和“部案”规定的存在，不满情绪也不得不有所抑制了。小盐贩们也因能公开地买卖税后食盐，虽则收入减少了不少，但凭着辛苦赚取些劳汗钱还是能养家糊口的。

然而，那汪记盐铺店的老板汪百万却不

开心了。汪百万觉得，开盐铺店成本大，而肩挑盐贩却没有其它负担；再者盐铺店是固定开设的，而盐贩则是挑卖流动的。只有将小盐贩们全都取缔了，一统市场，才能赚到大钱。汪百万决心利用自己与德知县之间所架设的渠道，来迫使德知县为自己效劳。于是乎，汪百万乘着向德知县送钱之时叫起了苦，说是肩挑盐贩叫卖的仍在逃税，自己的盐铺店快要赚不到钱了，要求官府严加查禁。

根据规定，小盐贩们在缴纳足额的税款之后，官府会给予相应的凭证条，在流动售卖的过程中，供官府和巡丁们作查验之用。汪百万就据此向德知县谎称，说是小盐贩们缴税后的税戳书款凭证条在多次地重复使用，一次纳税，多次查验，一担缴税，多担共用，在欺骗官府，偷漏税款，且状况相当地严重。

汪百万要求产盐地的收税官吏作一改变，将小盐贩们缴税后的凭证，不再发放原来的书款凭证收条，而是将税戳印鉴直接盖在盐箩内的盐层表面上。

与此同时，汪百万又拿出了一大笔钱来，向官吏和巡丁行贿，暗中指使巡丁利用盐层表面税戳印鉴难以保全这一特点，对小盐贩们在售卖过程中予以百般刁难，竭力阻止小盐贩们的正常售卖活动。

由此一来，小盐贩们的日子又不好过了，缴不缴税是一回事，巡丁们的处罚不处罚又是另一回事了。巡丁们得了汪百万的银两，当然是对小盐贩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竭尽全力地为汪百万服务了。

小盐贩们心中的恼怒情绪到了极端，与追捕巡丁之间缴未缴过税的争执和摩擦不仅多了起来，且日趋激烈。

尤其是横泾村盐贩张潮青。

张潮青觉得自己是遵纪守法的小民，不但为人和气，买卖公平，在乡民中有较好的印象，在小盐贩中也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在县署的补充规定下发之后，自己也从不逃税，因而每逢遇到巡丁刁难时，张潮青总是凭着事实与之理论。在公众场合上更是搞得寻衅找隙的巡丁难以下台。

张潮青还多次向县衙控诉巡丁和吏员们欺压乡民，刁难小盐贩，怂恿盐商汪百万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也多次与一些小盐贩们一起到

县署衙门去请愿。

张潮青个性耿直，从不屈服；又善于辩说，常喜议论，因而常被巡丁注目，被吏员寻隙所抓。张潮青常进县署衙狱，成了县衙内的衙役和官吏们的熟客。久而久之，县衙上下均将他视之为东乡的“刺头”人物了。

三年过后，汪记盐铺店已遍设东乡各地，原有的肩贩引地已名存实亡，被商引盐铺店所占领。

东乡片的百姓与小盐贩们民愤加剧，冤屈遍生。

同年旧历三月间，府台换任，知府由杨姓换上了徐姓。

新到任的徐知府上任之后，见民间对盐政非议日甚，诉讼繁多，肩贩与巡丁，百姓与盐铺之间的磨擦日益增多。以张潮青为首的小盐贩们还在百姓们的声援下，提交了申诉状，与盐商汪百万打起了“诉争引地”的官司。徐知府见“诉争引地”事关朝政盐业大政，属于敏感案例，还涉及到县署的任政行为，处之颇难，也就想作拖延之计，以平缓民情，遂于六七月间决定选派慈溪知县段光清前去勘查。

第三章

段光清前来勘查，作为被勘查地的父母官德知县倒并不惊慌。

德知县已看出府台大人之所以派员前来勘查，不过是一次新官上任之时作的亲民之态，其结果顶多是走走场次，让告状的刁民们稳定些情绪，最终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还听到，派来的官员非是别人，而是慈溪知县段光清。单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心中更有底了。段光清刚于年初调往慈溪任职，是一个刚涉入仕途不久、声誉不高的地方官员。

慈溪县令段光清接到勘查任务令，初时心怀高兴，细思后却又忐忑不安。高兴之情，是看到自己只是一个县令，而被派往勘查地的鄞县，是宁波府的首县，从大县、望县的地位来看，比自己任职的慈溪县还要略高一些。因而他觉得有上峰抬举自己、重用自己的内涵。说忐忑不安，也同样是看到自己只是一个县令的身份上。段光清并非科班出身，在一般受朝

廷派遣的同级别官员面前，资历与声誉相对较低。眼下受此重任，不算论资排辈排不上，单以同行去勘查同行，实有极大难处。

勘查前，段光清本想请德知县一同前往，以便双方熟悉和路途上的沟通。然而对此勘查本有想法，又自恃底气十足，且又嫌段光清资历与声誉比自己低，陪同前往会掉了身价的德知县一口作了拒绝。不得已之下，段光清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带着随员下乡巡察勘查了。

不过临行之前，段光清还是与德知县作了些礼节性的交谈。他从德知县处了解了一些盐业政令变动与“诉争引地”的原委，以及德知县对此事的态度和看法。在德知县充满着奸笑的面容和暗含着不怕被勘查的冷光霍霍的目光投射下，段光清已意识到，这一德知县不仅对勘查持抵触情绪，且对盐业更改令有恃无恐。

下乡勘查中，为能了解到实情，段光清还安排时间与盐商汪百万，及已递了状纸正在告状的肩担盐贩张潮青和俞能贵等人见了面。

与此同时，段光清还与闻讯找上门来的监生李芝英，在阳堂乡境内见上了一面。

监生李芝英生得文质彬彬，身材矮小，容貌虽有点不佳，但因段光清深知这一监生的身份，实是比自己为官前所拥有的举人身份还略高一点，使他对李芝英少了鄙视，多了些同情。

这次监生李芝英的前来求见，原也是带事前来。李芝英与汪百万同处一乡。汪百万仗着手中钱财，看不起以教书为业的李监生。李芝英有一股儒生的傲气，对在肩担盐箩的村野小民俞能贵十分友善，俞能贵碰上的难事、烦事也常会指教一二；对满身铜臭味的汪百万却不怎么在乎。在平时的教育中，他也常将汪百万欺行霸市的行为来作为贬义的教学对象向学子们说教，因而两人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李芝英还通过俞能贵等人，搜集了一些汪百万私进食盐，偷漏税款、以次充好，及怂恿打手、欺压贫民、占用宗族房产等证据。李芝英原准备在德知县上任之时进行举报。另外，李芝英还有一个潜在的欲望，他认为自己是监生，学识、能力，及思事、谋略等方面，并没比一些在任的官府官员逊色。因而，他想通过与德知县的接触，表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以得到德知县的赏识和提携，从而进入县府幕僚层。李芝英实

没想到，德知县竟然在接见了与自己一样同为监生的周祥千之后，拒见了他。这还不够，更气愤和屈辱的是，拒见自己之后，竟然吩咐汪百万进去。望着那刁师爷的白眼和那携有重金的、前去接见时脸呈洋洋得意之色的汪百万，李芝英的心碎了。俞能贵砸了汪记盐铺店，取回盐担的事发之后，李芝英着实为自己的这个平民好友担上了心。故而当李芝英听到上级官府派员前来勘查，也就找上门来了。

在段光清语色和蔼的接见中，李芝英将汪百万不良行为说了个遍。还详尽地述说了自己遭德知县拒见，盐业修改政令给鄞东百姓带来的不满；俞能贵砸盐铺的事由经过；以及社会上流传汪百万常送大钱给德知县等。对“诉争引地”的实质更是作了有分析、有依据的客观陈述。

在李芝英的侃侃而谈中，城府较深、处事圆滑的段光清并没有过多地插话，而是静静地听着、想着。

段光清心知李芝英所说的德知县与盐商有沾之事，不用去查，单凭推理也可知晓。这一点，段光清勘查中原是有所认识。现经李芝英的这么一长说，他更是对此深信不疑了。然而，对此事如何解决为好呢？更重要的是，将如何来应付此次勘查之任呢？段光清的心中犯了疑。

李芝英见段光清虽在听自己的所说话中态度平和，没有打断话语，但脸色已从初时的平和转向了严峻。他估摸着自己所反映的情况引起了这位大人的深思。

李芝英想再借此说上几句，以便进一步显露自己的才干。李芝英说道：“段大人，晚生见大人心事重重，也知大人的勘查之任实非易事。据晚生来看，‘阿拉’县里的德大人啊，实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父母官。”开了这个话头之后，李芝英又加重了语气分析着说道：“但是，大人是个知县，德大人也是个知县，因而是奈何不了的。再说，诉争引地之事的勘查，大人的心中虽是能明了其中的纠结何在，然要想解决它却是极为困难的。”

说到这里，李芝英拿眼瞧了瞧段光清。他见段知县的眼中亮了一亮，似乎是自己的话题对上了这位段知县犯难的心思，就又说道：“不过，依晚生看啊，大人此次前来，不是说

是来勘查的嘛！勘查者，不一定要自己来处事的。只要大人将勘查到的实情能据实向上司禀报，让上司来秉断此事，大人也是不难将此勘查之任予以交结了的。”

段光清闻听此言，似觉眼前豁然一亮。是啊，将勘查情况向上峰作一据实禀报，让上峰来处置此事，这是个办法呵。

然而，未过片刻，段光清的眼色又暗淡了下来。

段光清想到，从自己的几年为官之道经验来看，禀报中须得要揣摩清楚府台徐大人派遣自己之目的，也要虑及府台徐大人此举的意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使勘查得再详尽，禀报得再确切，提出的问题的再符合实际，解决的方法又有针对性，那也是毫无用处的。想到此，段光清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勘查清楚是不难的，难的是明了上峰的意图。在此情况下，又怎么能禀报了结此勘查之任呢？”

李芝英为使段光清的印象中得以进一步加深，也就更为卖力地按照自己的思路，给段光清作起“参谋”来。他说道：“段大人啊，依晚生来看，大人接手的确是烫手的山芋呵。”李芝英边说边观察着段光清的神色，他见段光清的眼神似乎一亮，就更为起劲地说道：“大人啊，据晚生看，这次大人前来勘查，这只是一个形式，也可说是一个虚招。其实不派大人前来勘查，宁波府台对此案的事由与其中的是非曲折也是心知肚明的。”说到这里，李芝英略停了一下，又说道：“依晚生之见，上峰是在担忧当前的局势，和处置此案的难度，不得不派大人前来作一下应付罢了。”言到此处，李芝英更是十分干脆地说道：“说到底大人的此番前来勘查，是不会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何以见得？”段光清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就插上问话来。

李芝英又不慌不忙地款款说道：“大人啊，不瞒相说，近日来，晚生常是在想，作为地方官的德大人，并没有陪同大人一起前来，想是德大人是不怕勘查的。那么，德大人何以作此所为，其所能依仗的底气又是何在呢？”

不等段光清回话，李芝英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不瞒大人说，晚生是想了又想，直想到

在前来求见大人之前，方才想到点眉目。”

李芝英停了一下，见段光清微微点了点头，又说了下去：“段大人，据晚生所看，德大人所能依仗的并不是其它，而是与如今的朝政变局有关呵。现在的朝政时局是个什么样的局势，大人也知，自从天朝与外夷发生鸦片之战后，局势动荡，又加上天灾不断，国内的财政危机已经日益深重。朝廷正在加派，增收各地的税收，对沿海地区的盐税更是成了重点关注的税项。说句难听的话，若是下面能为朝廷在石头里面榨出点油来以供朝廷所用，说不定朝廷还会将你来作为功勋表彰呢！故而晚生大胆推断，上峰也必是深知德大人的内心所想，又必是懂得这事调处的难度所在，在明了案由的情况下，让大人来虚勘一下，以作掩人耳目，拖延些时日……”

在李芝英滔滔不绝的述说中，段光清越听越觉得似醍醐灌顶，思路顿开，原有的迷茫与阴霾已是一扫而开。

同时他又感到脊背上早已冷汗迸冒，心中发慌了。段光清在对李芝英的分析之语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同时，又仿佛于恍惚之中明白了那德知县有待无恐的冷酷目光的含义，有所清楚了其他官员不愿勘查此事，及徐知府为何不快速了断，而交于自己勘查办理的意图所在了。想到此，段光清已明白这一看似十分简单的事中却有着十分复杂的奥秘，自己要是不面见李芝英，没有听到这些入木三分的分析判断，凭着常态去处置的话，说不定丢了乌纱帽，也不知是怎么丢的了。此时，段光清不再去想这次勘查之任是上峰在提携重用自己的这一好事了，也不再去想顺应民意，坚持向上峰提议恢复肩引，逐出商引的想法了，而是在想着自己如何能明哲保身，管好自己的官宦前程。

“那依监生老兄看将如何处置为好呢？”这一次的段光清真的是想虚心请教了，因而在语气上确是相当诚恳。

为使这位勘查大人加大、加深印象，李芝英想了想后又热情地献策道：“大人啊，依晚生来看，上峰不是要求勘查一个‘诉争引地’之事嘛，那么大人禀报时就不要说其他事了。单说肩贩在原有的引地上贩盐，是符合县署所颁布的后一个补充政令规定的，应该得到保护，不应该去骚扰和干涉他们的。仅此而已，

也就会大大地减少麻烦。”说到此处，李芝英嫌话说得尚不够明白，又补充着说道：“大人啊，这一案是肩贩们提出上诉的，核心问题是不满盐业新政令，要求将已进驻的‘商引’盐铺退出‘肩引之地’，因而大人也可绕开，在禀报中不说‘商引’盐铺退出之事，而就事论事地单说肩贩在‘肩引之地’上的售盐活动，该理应得到保护就行了。”

说了一大通长话之后，李芝英觉得应该结束了，也就简言说道：“大人啊，可以说，若是能达到这一地步，勘查的了结就能达到最理想最圆满的结果。”说到此，李芝英忽感心头一热，脸色一红，立时涌上了一种不安的情绪来。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勘查大人的面前，话说得似乎太多太露了；也似乎有点太卖弄才学了。于是，为表示谦恭之意，他又说道“晚生刚才所说之事，不知大人觉得是否可行？话语中的冒昧之处，也请大人见谅。”

面见李芝英之后，段光清除了对这个李监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外，又经过利弊得失的权衡，感到李芝英的说法是可行的。

回到府上，结束勘查之任的例行禀报中，段光清就采取了李芝英所献的对策。在接下来的徐知府例行地询问以作何处置时，段光清也以如此这般回答。徐知府闻听此言，对段光清避开盐业修改政令与不谈“商引”侵占“肩引”之地事，也已知了段光清的外事圆滑和迎合自己心思的心意所在，倒也满心欢喜，私下赞叹不已。

徐知府也就将处理此案的皮球又向上踢了一脚，移交往省厅去了。

省府按惯例派员与鄞县德知县商之。德知县也就以县署所作的后一次的盐业修改政令中，也是允许肩贩在“肩引”之地上贩卖些税后食盐为由，坚持认为自己所颁发的盐业修改政令是准确的，肩贩们所在打的“引地诉争”官司是没有理由的。不过为维持自己的任期稳定，不使事态继续扩大，德知县私下作了些吩咐，要求巡丁和汪百万的盐铺，与肩贩减少摩擦，以图长远之计。

在德知县的坚持下，省府也就对徐知府与段光清的禀报不以为意了。以盐贩张潮青牵头的“诉争引地”的官司，也就此成了悬案，被长久地拖搁了下来。

段光清较好地在这次艰难的勘查任务中安全脱身，未遇上多大的麻烦，还赢得了徐知府等上峰官员们的好感。这以后，段光清回到慈溪县之后的九月里，又被调任海盐县任知县去了。

第四章

时间一晃就到了咸丰元年。这一年，宁波府的原知府徐知府已换成了姓罗名镛的知府。鄞县的德竹楼，调往浙江首县，仁和县任知县职了。

鄞县新知县是一位姓冯名翊的冯大人。这位冯翊大人吏途中并无建树，敛财能力与前任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冯知县上任之后，未待多久又与汪百万勾结在一起，吩咐官吏和巡丁加强对小盐贩们的侦缉。

在此情景下，肩挑盐贩度日就更为艰难了。

汪百万又得意洋洋起来。他估算着东乡境内的食盐市场已被自己占领，境内的市场是自己一手遮天、一锤定音的家天下了。于是乎，汪百万决定再次抬高食盐的销售价格。

上次俞能贵砸了盐铺店，汪百万见德竹楼没有捉拿俞能贵，心中极为不快。这一次，汪百万有着县署冯知县大人的帮撑，有着巡丁们在为自己效劳，他觉得，盐价不提则已，要提就一次到位，与城区内的价格等同起来。

这下，汪百万盐铺店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与小盐贩们抢市场份额，而是与百姓民众们的利益闹大冲突了。

旧历十一月初的一日里，石山弄盐贩俞能贵又挑着一担食盐前往五乡碇卖盐。这一日，俞能贵获知县衙派出的巡丁去了横溪与韩岭一带巡逻，离五乡碇较远，一时不会有人前来，也就放心地在街头摆放盐摊起来。不料正当俞能贵以为可以放心之时，那帮原被砸过而后又新开的盐铺店主管与伙计，再一次领人前来抢夺盐担，双方又引起了冲突。冲突中，俞能贵久藏在心中的愤怒之火再次暴发出来。他在村落民众的声援和参与下，又一次动手冲砸了汪记盐铺店。

俞能贵的这一动手，各地随之引起了连锁

反应。事后短短的几天里，在东吴、莫枝、韩岭、横溪、天童、下水等地，又有多家盐铺店的店铺牌匾和柜台，受到了恼怒的小盐贩和村民的冲击和毁损，几家盐铺店还不得不临时关门歇业。

这一砸啊，直砸得汪百万束手无策、痛心疾首。他在极端恼怒之下，又带着金银钱财跑到县衙去哭诉请求。

是时，恰逢浙江巡抚大人常大淳留驻在宁波。不过他的此行是为另一项重大决策行事而来的。

此前的闰八月里，正在浙江任上的巡抚常大淳，闻听到有海盗船队正在向石浦港进犯。就急令宁波知府罗镛领兵击之。

这支来犯的海盗船队是臭名昭著布兴有兄弟俩所率领的。宁波知府罗镛明知实力不济而又上命难违之下，故意慢腾腾上路。正如罗知府所料，等他领兵赶到，海盗们已经抢劫到手之后，潮水般地退去了。于是罗知府据此向上峰奏报大捷，谎称自己如何募船募勇，打败了海盗。结果骗取了巡抚的相信，并得到了大笔的赏钱。然海盗未过几日又卷土重来，且来势更猛。常巡抚得知自己受骗上当之后，边向上疏劾黄岩、温州、乍浦三镇总兵应调迟延，边亲赴宁波，与提督一起前来指挥会剿。同时上报主管福建、浙江两地的闽浙总督大人，将罗知府撤改为巡道职，令毕承昭为宁波府知府，并严责宁波知府尽快消灭海盗。

刚上任的毕知府进退两难，束手无策。在万难之中，毕知府经人指点，获得了海盗头子布兴有其实早有归顺朝廷之意的这一内情情报。又获知了布兴有之所以在沿海一带闹得这么凶，其实也是在炫耀实力，为自己作一个晋身之阶而有意造些声势。有了这一内情之后，毕知府就暗中派员与布氏兄弟进行了接触。摸到布氏兄弟真有心招安之时，并了解到布氏兄弟开出的投诚条件和索要官职官衔等事之后，就向省城的常巡抚大人作了禀报。

常巡抚本来就是以善良出名的。现时，当听到能不动兵戈而把为祸海疆多年的“绿壳”平下去时，他再大的价钱也是肯出的。但又怕情况不实，遂带着提督一起亲赴宁波前来了解盗情，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到了宁波之后，常大淳对海盗欲归顺之事

需作及时的商议、定夺和向朝廷禀报，以促使早日办成，也就在宁波府驻留了下来。

留驻期间，常巡抚为扫除后方障碍，确保陆上安定，就多次训示宁波知府与鄞县知县，要缉捕一批积年未获的惯犯、逃犯和社会不安定分子，以防止本地区不测之事的发生。

而此时又正是冯知县接到汪百万的大额贿金，听到汪百万的哭诉。冯知县顿感现时正是处置这些小盐贩们的良好时间。

于是，冯知县就派出了衙役与巡丁先去抓捕那些捣毁五乡硖盐铺店的乡民。

遵上司之令前去抓捕的衙役与巡丁们，在汪百万的陪同下先去了五乡硖。察看被砸的现场之后，又作了些勘查笔录。衙役与巡丁本想找几个民众，作些现场了解和访问笔录，不知是民众不愿配合，还是害怕株连，原本处于街心闹猛之地的盐铺店附近，竟会家家闭门，户户落窗。衙役与巡丁们又不得不根据汪百万的意见，转道赶往石山弄村。在石山弄村，村民们见官兵从五乡硖赶过来，就纷纷躲到了村外山上，使衙役与巡丁们扑了个空。

衙役与巡丁们不得不空手而返。归途中，又碰巧遇上了正挑着盐担在走乡穿村的横泾村人卖盐郎张潮青。此时衙役与巡丁们正为此行未能完成任务发愁，一见到张潮青人影便喜上心来。衙役与巡丁们便一拥而上，不由张潮青分说，绑了起来，拉拉扯扯地押着返回。

对于卖盐郎张潮青其人，冯知县并不陌生。虽然冯知县从汪百万的哭诉中早已知晓冲砸五乡硖盐铺店的为头人物，是俞能贵及石山弄村的村民。他也知这个张潮青是一个长期不服官府管教，常领头要求恢复原有盐业补充规定的激进分子，是一个常来衙门请愿、闹事的有名“刺头”人物。于是他觉得，张潮青虽没有冲砸五乡硖盐铺店，但难保他没有参与过其他地方的骚扰。抓起了张潮青，也可以威慑一下俞能贵及乡民。更重要的是抓起了张潮青，正可防止巡抚大人在宁波的这段时间里他再带人来县衙请愿、告状，另外也可消消汪百万的怨气，为汪百万重开息业的盐铺店造些声势。

然而，冯知县实未想到，卖盐郎张潮青入狱的消息一经传出，东乡境内立时民情沸腾。人们认为官府处事不公，草菅人命。再加上张潮青本人贩盐多年，买卖公平，老小无欺，极

有人缘。更因他多次领头向官府请愿，赢得了不少民众的爱戴和同情。人们很是为张潮青鸣冤叫屈，为官府的无理感到愤慨，尤其是五乡硖与石山弄等村的乡民。而作为砸盐铺店的领头当事人俞能贵，更为张潮青这一盐贩好友替自己背上这口黑锅而十分难受。

正当东乡民众议论纷纷，意欲相救张潮青之时，巡抚大人收降海盗船队之事也已经到了洽谈成功，大事告成时刻。

俞能贵见此情境，觉得救助张潮青正当其时。也就不顾自身安危，招集了小盐贩们进行商议。

俞能贵与众人商定，到东乡各村落去联络民众，运用社会公众的力量，用请愿行动的方式，前去宁波城内，向县署请愿，要求县衙查处商引盐铺的提价行为，要求释放张潮青。

与此同时，俞能贵还与同情自己的智能好友、监生李芝英作了请教。

对于俞能贵欲组织民众上城请愿，李芝英原先是不怎么看好的。他觉得“聚众”行为，是有法度可寻，搞不好将会处以重罪。李芝英经过反复的思虑，还是改变了想法，觉得从俞能贵已处于濒临险境的状况来看，拼一下或许还有解困的希望。

李芝英看到省巡抚大人招抚海盗可谓费尽了全力，眼下人又正好在宁波。他又听说此巡抚大人是个不杀海盗，不杀囚犯的大善人，因而觉得若是万民请愿，引起巡抚大人注意的话，也有可能带来好的效果。

在李芝英的筹划和俞能贵等小盐贩们的努力下，鄞东各乡村的民众被动员了起来。请愿的实施方案、步骤、纪律以及行动时间等也随之确定了下来。

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日，俞能贵组织的由东乡片小盐贩们联络与协调的数万民众，从各地经水陆两路纷纷向宁波城进发。

一场声势浩大有组织，有纪律的向官府请愿的行动开始了。

行动之前，李芝英与俞能贵等人谋定，请愿以平和的，不用武力的方式进行。但是一旦行动之时，民众们还是控制不了对汪百万的极度愤恨之情。他们觉得这一切均起自这个不法盐商；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祖宗遗留下来的能吃上廉价盐的处境，也毁在他的手中；县衙之

所以逮捕张潮青，更完全是这一盐商造孽。所以请愿民众路过汪百万位于在五乡硖的住地之时，即兴发作起来，将汪家老板的住所和汪家祠堂一并砸了。

烧了汪百万家与汪家祠堂之后，俞能贵又带着民众来到了明州城东，与四乡而来的民众汇合，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或过浮桥进城，或乘船摆渡过江，进入城内。

县衙前的东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砰砰地关闭了铺门，许多人不是因害怕而躲起来，就是远远地跟在人群的后面。

晌午时分，县署衙门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人头在不停蠕动。请愿者多知此事来属重大，具有凶险，故人群中少有妇人与幼小孩儿。

人员虽多，然秩序未乱。

此时，站立的人群中虽小声议论者有之，左右环观者有之，但多数人均表情肃穆，脸色庄重。他们大都面向着县署的正大门昂首正视，似乎在等待着某一个时辰的到来。

人群前列，还留着一块面积较小的空地，正中摆放着一张供桌，桌面上置放着可供插香的器皿。

突然，随着一声约定的海螺号声吹响，广场人群中的嘈杂声立时静了下来。

此时在人群的前列，俞能贵闪露出了身影，他迈步前往供桌边。随之，他又掏出了火镰火纸，点燃了三支高香，插放在供桌上的器皿里。

紧接着，俞能贵又转身面向人群，高喊一声“跪下——”。

随着高呼声从口中喊出，俞能贵转身又带领着广场上的数万乡民，齐唰唰地朝着燃起的高香跪了下来。

霎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一个微低着的头颅脸上均表露着一张肃穆而庄重的脸色，似乎是在预示着将有一场大风暴即将从此起。

供香点燃不久，跪下在人群前的俞能贵开始面对着衙门，领着跪地的人群高喊起来。

俞能贵一遍遍地领众呼喊者：

“张潮青是冤枉的！”

“释放卖盐郎！”

“恢复原来的盐业规定！”

“还‘肩引之地’！”

“不要断了小盐贩们生计！”

“奸商汪百万赚的是黑心钱！”

“阿拉吃不起高价盐！”

呼喊之声似滚滚惊雷，席地而起，响彻云霄，震动着衙门前的广场，震荡着周边的街巷角落，更是呼啸着直冲向衙门内。

在俞能贵一遍遍领众的呼喊声中，衙门内的官胥吏员们全都被吓得脸孔变色。尽管这些人平时视百姓为草芥。然而他们也知道众怒难犯。

面对着数万民众的跪地呼喊，衙门里院内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与外院的六房、三班、皂隶、吏员等人都内心恐慌，不敢吱声。

县署内的冯翊接到禀报之后，感到事态的严重，只得连忙与慌张赶来的县衙师爷等吏员们紧急商议。但面对这一突发而来且声势浩大的民众请愿，冯大人与众人急得满头大汗。临时抱佛脚，短时间内怎能拿出一个好的处置方法来。

衙门外请愿民众的呼喊声仍在阵阵地炸响着，衙署内的冯翊大人等官吏胥员们个个脸部变色，心中发慌，一直躲在县衙内，没有采取任何应对行动。

俞能贵领着乡民们就这样一直跪着、喊着；喊着，等着……

三支高香很快燃尽了。

隆冬季节，当日的晴好天气，又是午时时辰，县署前的广场在阳光下显得热气腾腾，闷热得人心焦躁不安；又加上跪地民众积存已久的不满情绪的旺火迸发，忍耐力达到了极度。

高香燃尽，最后一丁点儿的香火光在“忽闪”一下之后终于熄灭了。

跪在地上已喊哑嗓子的俞能贵与民众们，心中的愤怒之火瞬间喷发而出，再也无法忍耐了。

没有半点可供转圜的态势，也没有半步可下的台阶，更没有看到能使此次的跪香求保活动，收到哪怕是有半丁点儿的效用，骑虎难下的俞能贵与民众们，被恼怒逼得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抢人！”随着俞能贵站起身来后，面对着人群的一声大喊，早已心地愤慨的跪地人群也紧跟着站了起来，边呼喊“抢人”的口

号，边跟着俞能贵像潮水般地冲向衙门内。

不知是衙门内的官吏胥员们对拘禁张潮青也心有同情，还是被一湧而进的民众们给震懵了，一时间个个被惊得不知所措，纷纷躲避，无人敢前来拦阻。当愤怒的人群冲到牢房时，守狱衙役早已吓得哗哗发抖，顺从地交出了狱门钥匙，任由人群将牢门打开。

俞能贵领着乡民们把卖盐郎张潮青簇拥着抬了出来……

原为宁波知府后因谎报平息海盗事而被撤为巡道职的罗镛，这时也在县署内。罗巡道见俞能贵领人冲了进来，急忙叫衙役到左游击营派兵来；同时急令衙役向冲进衙门而来的人群开枪。然而，此时县署内的衙役们个个都成了聋子，尽管罗巡道再三下令呼喊，竟没有一个人听从。

衙役们想是从未见到有这么多恼怒的平民百姓敢于向县署衙门叫板，也从未见到过这么多民众敢冒险进狱劫人。在这股来势汹汹的人流面前，当然也就没有胆量敢于开枪了。

下令呼喊衙役开枪的罗巡道本人，也在霎时被涌进县署内的民众气势所吓倒，惊恐地躲退进一间房内，再也不敢吱声了。

第五章

俞能贵等东乡民众在狱牢内劫救出张潮青后，顺利地撤离了县城。

当晚就在石山弄村设宴为老朋友压惊壮胆。席间，张潮青向俞能贵及是日行动的骨干兄弟们频频敬酒。并在军师李芝英的作陪下，边喝酒边对事后之策作起探讨来。

这次行动声势大，又将张潮青救了出来，达到了原定的目标，众人感到欢畅和高兴。然而，心中又都明白，这次行动毕竟是与官府发生了直接的对抗冲突。需及早商量和防范，以防不测祸事降临。

商议中，俞能贵直率地表示，自己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官府肯定是饶不了的。现在太平军正在向北方挺进，如若官兵前来抓捕的话，倒不如官逼民反，像被传说故事中的逼上水泊梁山的好汉们那样，干脆在石山弄立寨树旗算了，与官兵作一对抗，与太平军作一遥相

呼应。俞能贵还因此说得更远，认为如若这里支撑不住，就向太白山、天台山与四明山等深山处去躲一个时期，以待太平军的到来。他极有信心地认为，从外地传来的消息看，太平军正朝着浙东方向而来，且到来的日子用不了多久了。

在酒精作用下，在当日冲击县狱劫人成功的喜悦心情鼓舞中，多数人对俞能贵的想法表示了赞同与共鸣。张潮青等人更是眼睛一亮，神情亢奋，拿眼直瞋军师李芝英，似乎在等待着军师的一声令下，也就大干一场了。

然而，俞能贵的想法却遇到了李芝英的竭力反对。作为一个以儒生为荣，已经取得监生地位的他，对于造反两字，可以说连想一想也未曾有过。至于说到与太平军作一遥相呼应，伺机投靠，李芝英更是嗤之以鼻。他的心目中，对于起来造反的长毛军，是视之为叛逆凶徒，应受国法严惩的。不用说前去投靠，就是有此想法也是大逆不道。更何况在李芝英的心中，这次请愿行动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谋略和影响力，以期引起官府对自己的重视。李芝英想到，虽则这次行动已经闹大了，有违皇法了，也已经影响到自己向官府靠近的目的了。然而尽管如此，自己的这一努力还是不能放弃。因而在此情况下，是不能让俞能贵等人走得更远的。

为了阻止俞能贵，李芝英就采取了避重就轻的说法，对在座众人作了劝导。李芝英认为，虽说这次行动过了火，劫狱抢人犯了法。然而所幸的是官民间没有大动干戈，发生武力相抗。再说，从狱中抢来的潮青也不是罪大恶极的朝廷要犯、重犯，而是一个本来就不应该被抓拘去的肩挑小盐贩。所以，官府报复不一定会发生。李芝英还认为，这次民众的请愿行动也体现了东乡片民众的力量，反映了民众的呼声与要求。有着大批民众的响应和参与，估计官府也会考虑到法不责众。另外从这次民众请愿事件的起因看，实是由汪百万提高盐价，及与官员滥抓人、乱拘人引起的，其中的过错也并不在民众这一方。因而李芝英觉得，说不定官府也会来一个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而不来怪罪百姓民众了。

为了说服在座众人相信自己的这些说法，李芝英还说到了巡抚大人在宁波城内招抚海盗

之事。

当然了，深知皇法的残酷无情和官府官员镇压民众手法残暴的李芝英，对于已犯下了冲击县署、劫了人犯的行为，是不知或不懂会招来官府严厉惩处的担忧实是无稽之谈。说实在的在李芝英的心中也是与喝酒众人一样，不仅有如此想法，甚至比在座喝酒的任何人还要清醒几分，担忧几分。自己所劝众人在所说的这番话，他自己能相信多少也是个问题。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李芝英深知再也不能往下走了，哪怕是多走半步也不行。否则的话，真的是无可挽回，走上绝路了。故而，李芝英也就强行按下了内心的极度烦躁和不安，将俞能贵欲立寨树旗及与太平军作一遥相呼应的想法，作了全盘的否定。

在场众人边听边脸现沉思疑虑之色。

个性耿直的张潮青想到再也不能让众多好友来为自己担惊受怕，遭遇风险了，于是就以谢带劝地说道：“这次好友们为了救我，已得罪了官府；我是再也不能让大家陷进去了。谢谢各位相救之恩，此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去议及其他。若是老天爷能开恩的话，官府不再来追究我和大家，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说了这些之后，张潮青望了望众人，有点悲观地说道：“若是官府定要追究的话，无论是祸大祸小，均由我一人承担。不过，能贵老兄，这一次啊，你确是为我担上了说不清的麻烦和凶险，在这段时间里啊，依兄弟看，不管有事无事，还得躲上一阵子的……”

张潮青的话还未说完，李芝英为转移话题，也接上话来说道：“潮青大哥说得在理，近期阿拉还是不要去想、去讲什么与长毛军联系之事，免得让官府探知后而惹上杀身灭族之祸。”

李芝英见说这些还不够，就又接着道：

“依我看，在这段时间内潮青大哥说的让能贵兄弟避避风头是对的，除此，潮青大哥与在座的众位好友均也这样，最好也能躲一躲，避一避，相互间作些联络提个醒，以防官兵再次前来。”

在李芝英的反对和一再坚持下，再加上在座众人也有拖家拉口的牵挂，以及事态也未凶险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地步。因而，立寨树旗的计议最终也就议而无果。

对于俞能贵等人冲击县署、劫狱抢出张潮青人犯之事，鄞县知县冯翊当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为在巡抚大人面前挽回不良影响，冯翊大人在对请愿民众恨之入骨的同时，又抓紧密谋起再次抓捕张潮青与搜捕俞能贵的归案事来。

不想就在此时，邻近奉化县又发生了一件震撼四乡的大事。而此事的发生，又直接影响到冯翊大人抓捕张潮青等人的行动。

是年十一月廿八日，邻县奉化县连山乡农民聚众到县衙请愿，要求将已完纳的粮食抵补新的赋税，县署不准以粮抵赋，坚持按地丁折银方式强征新粮赋税，引起了乡民的不满。结果民众群集进城，冲进衙署，知县舒逵逃离了奉化，到了宁波避难……

奉化县这一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尽管附近一带各县官府震动极大，官员反响强烈。然冯知县发现，在宁波坐镇的巡抚大人，并没有立时吩咐派兵前去镇压，却是忙着向朝廷禀报宁波收降布兴有与“绿壳”海盗船队这一大功事。

不仅如此，冯知县还发现绍兴道台和宁波府也未采取任何行动，听任奉化知县舒逵被逼逃得逗留在宁波城内而难以返回。似乎对这一影响恶劣的抗赋税事件，也在看着巡抚大人的眼色行事，一时还没有被列入将如何进行处置的议事日程。

鉴于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冯知县想到如若自己派衙差吏员等人前去拘捕张潮青与俞能贵时，若是鄞东乡民再次发难，导致新民潮的发生，这样一来不仅不会得到巡抚大人和绍兴道台与宁波府台大人派的派兵支持，有可能反而会使巡抚大人等对自己产生更大的反感。又加上新春佳节已经临近，俞能贵等人劫走张潮青之后，东乡社会局势似乎也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新的波动，于是就将抓捕张潮青与俞能贵之事暂且放在一边了。

不想一波未平又起一浪。

是年正月佳节日里，鄞南乡周韩村的监生周祥千的家中，来了周维友和翁烈松两个徒弟及一些客人，大家一起边喝着年酒，边又聊起了“红封”、“白封”缴税之事来。